

清代筆記叢刊

客窗閒話

吳鄰斥著

下



712.08
52130

新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下



客窗閒話續集目錄

卷一

吳封翁

難女

語怪 七則

某宮保

黃大王

祝由科

李蒙師

唐詞林

南宋高宗遺事

王土地

許湛然

王理堂

卷二

權閻羅王

補訟師 二則

粵東獄

職謬

智女

陸清獻公遺事

補騙子 五則

奸僧獄

義盜

悟知子

卷三

嚴氏

潘善人

身毒國

某制軍夫人

秦良玉遺事

某郎中

術芷治痘

烏蛇已癩

金標客

文孝廉

何首烏

卷四

一技養生

六壬神課

妖人邢大

補明武宗遺事

三則

通州吏目

金山寺醫僧

張廉訪

某少君

許宗伯

巧令

三則

客窗閒話續集卷一

吳封翁

清 吳薌斤著

雪溪吳封翁。富而好德。生二子。先後舉孝廉。亦佐乃翁濟急扶危。以成善事。乾隆丁未歲饑。二子皆出助賑。翁無所事。止息於園庭。以養靜。因山林空曠。以防宵小。除夕。請翁入譙。二婢執燭前導。翁仰見樹端。伏人即止不進。囑二婢曰。汝等留燭於亭。歸告太夫人。我守靜已久。不願赴熱鬧場。可移樽獨酌。以適我意。太夫人知翁性情。不敢拂命。僕移筵就之。翁屏退家人。仰樹呼曰。樹間君子。此間已無外人。盍來一叙耶。樹上人聞之。戰慄幾墜。翁曰。老夫豈執汝哉。毋恐。其人下。叩首稱死罪。翁視之。鄰人某也。邀入亭中曰。現備酒肴。先酌三杯。以禦嚴寒。姑告所需幾何。助汝可也。鄰人泣對曰。小人有母。不幸遇荒年。無以卒歲。素稔翁家富有。故行此不肖事耳。翁曰。不能周濟鄰居。以至為非。老夫之過也。汝其飽餐。當以二十金畀汝。卒歲之餘。小作貿易。足以度日矣。切勿再為此事。他人不汝恕也。一成盜名。則為捕役魚肉。沒齒不能掩蓋。且臨老母於不義。其奈之何。鄰人益感泣。叩首無算。翁乃予銀。并布包食物。送之牆下。

曰。歸遺爾母。汝仍出此。勿使我家人知。以留汝顏面。鄰人緣牆而去。方喚家人見杯盤狼籍。翁忽有兼人之量。且疑且喜。後十餘年。長公子發甲。官至大中丞。次公子亦入詞林。提督學院。翁受二品封而卒。會葬之日。戚友以千計。忽有靈隱寺方丈大和尚來。侍者雲。從祭品豐潔。俯伏柩前。哭之慟甚。中丞慰謝之。而不知是何交情。和尚造膝密告曰。僧本鄰居。前曾為盜。蒙老大人不責其罪。反以甘金為助。藉以奉母。母卒。棄去為僧。苦志虔修。今入方丈。稱大禪師。皆老大人之德。有以成之。僧不敢忘。謹以實告。吳氏乃知其事云。

鄉序曰。此不難於濟助。難於唯恐人知。諄諄告誡。俾改行從善。是為陰德。

難女

余舅金氏。以大海之洋行為業。自置洋船五。在東西洋貿易。每船必有標客。以禦盜賊。甲子春。船將開行。大譙標客。招優演劇。甚盛。設也。標客自然首坐。傲睨一切。余舅命其子姪陪宴。皆少年好事之輩。見客倨甚。切切私議。欲試其能。半酣小歇。肅客入園散步。堅請試其技。客左右顧。見道旁有卧柳曰。此碍步。請為公子去之。迅以掌劈柳。木截然中斷。如斧劈者。眾皆咋舌。當其時。有淮陽難民過境。沿肆乞錢。內有處女。

矯矯不羣。亦隨衆募化。至洋行。輕薄之夥。以一錢投之。女怒。叱曰。視汝姑為何如人。而以一錢戲之耶。今日罰汝千錢。不然。吾不行矣。隨坐大門檻。以阻人出入。時脚夫運糖包至。每包約重百七八十斤。皆壯而多力者。肩之疾趨至大門。見女碍路。喝之起。女故張其肱阻之。脚夫怒。作失手勢。以糖包壓之。女接而投擲。不甚費力。羣夫大譁。僉以糖包共壓之。女無懼色。左抵右拋。如弄丸然。紛紛飛出市頭。反將羣夫擊退。女大怒曰。汝曹欺壓孤女。使之內傷。罪在不赦。非多給錢養傷。事不能已矣。時吆喝之聲達於內。主人止戲。客亦出觀。少年共議曰。可以觀客之長矣。隨激客曰。我等觀此女之力。恐無敵於世。客能退之否。客視女弱甚。曰。吾以二指提之出矣。攘臂而前。女以一掌拍客胸。跌去數丈。入櫃內。如菩薩座。內外譁然。老主人出。命僕扶客入。以千錢贈女。好言慰之去。方叱少年滋事。入視標客。已從後戶遁矣。少年兄弟密議曰。若得此女保標。諒海洋無敵手。其兄欲買以為妾。次日。聞官以舟與貲。將護送難民出境。少年兄弟訪至碼頭。挨舟覓女。見艙中坐一叟。衣冠雖破。冠藍頂冠。女侍其側。方絮絮教訓。女俯首垂淚。少年登舟拜之。叟喝女退出。迎肅客入坐。少年曰。叟居何職。因何窘迫至是。叟曰。老夫淮之山陽人。忝為都閫。以老致仕。不意今夏雨甚。河決。

田廬皆沒。不能不隨眾覓食。老夫無子。只有一女。年方及笄。昨因乞錢。用泰山壓頂勢。傷一標客。女子何可逞強。擅用殺手。敗人衣食。老夫正訓斥之。少年極譽女能。問將焉往。叟曰。老夫親家。淩軍水師提督。婿亦開封矣。將送女完姻。而老夫依此終身也。少年諾諾而退。

蘇斥曰。女子之強者。功勝於男子。何則。其心專也。昔聞獻縣來一繩技。有姿色。方開場作劇。有武舉能開十四石弓者。以拳霸一方。縱淫無敢與較。見此女。投所好。強欲留宿。班主曰。我等賣藝。不賣身。客何犯我規耶。武舉怒。拳擊班主。伏地。眾皆曰。此武舉官人也。良家婦女。尚不敢抗。爾等既賣技。何敢拂之。自取苦惱耶。女子乃笑迎武舉。而慰解之曰。官人果與妾有情。請以夜持五十金來。否則不能承也。武舉哂曰。五十金。非難事。果處子。亦不為費。入夜。至女室。置五十金案頭曰。可以共卧矣。女曰。妾請先睡。官人能犯妾。任意為之。如其不能。請留金而送客。武舉曰。汝不過欲蓋羞耳。何有於是。女子乃閉門去。衣俯伏炕上。武舉騰身上。以兩手翻其軀。竟如鐵鑄。莫動分毫。隨作開弓勢。儘平生之力。劈分兩股。力盡而股不稍移。武舉怒。擊其臂。堅如石。遍擊首背皆然。拳反作疼。乃伏其背。以柔情動之。聞女子酣呼睡熟。播弄終夕。無可如何。遂

明女子躍起曰。官人既不傷妾。妾亦何傷於官人。請留金而退可也。武舉從此力脫而死。嗟乎。色與力。不可並用。並用必內傷自斃。彼武舉何墜女子之術中而不悟。此為惡之報也。吁。可戒矣。

語怪七則

怪者。聖人所不語也。而商羊。萍實。載在家語。何也有理可明。雖怪猶常。若無情理。徒駭人聽聞。斯聖人不語。然同一怪事。有理無理。庸愚所不能明。姑置之。以俟達者。粵東臬署二堂後院。有榕樹一株。其本三人合抱。其末高七八丈。扶疏廣蔭。樹有神。甚靈。故建廟立碑。凡臬使必以禮虔祀。朔望演劇。則安然無事。若稍有懈怠。神即顯形。緋袍烏帽。據坐公案。必有殃咎。是以無敢瀆者。道光壬寅。喬廉訪在任。有僮溺樹側。立即瘋狂。操刀飛舞。砍盡書院芭蕉數十本。主人飭僮謝罪而後已。有僕不信其事。故溺之。神情頓迷。入房。抽劍插胸。數刀透背。人見之。驚喊。僕曰。無傷也。自拔出劍。而血不流。惟前後紅痕一線而已。不言痛。亦不變色。飲食如常。主人慮其有變。質遣回籍。

又前任公子。當暑宴客。愛榕蔭清涼。移席其下。無雲而雨。着菜上。皆臭穢不可食。

賓客敗興而散。

又前使族人晝寢於榕樹堂側室。忽覩雲霧中一蟒奔床前。驚駭逸出。覓得一鎗。實貯火藥。將往擊之。或問其故。其人以前事告。或往覘之。毫無形跡。其人指蟒卧案下。遂攜鎗執火。潛入帳內。覺又奔之。即燃鎗轟擊。響震遠近。其人昏迷伏地矣。衆皆聚觀。見窗紙盡裂。烏鎗斷折。其人尚昏迷未覺。而兩手如截。連腕脫去。遍覓之。不見鎗筒與手所在。乃救其人醒。問之曰。鎗鳴時。即震驚而斃。不覺手之脫。與鎗之折也。噫。此更異矣。凡烏鎗貯藥過多則裂。尚有情理可言。然不能銷鎔鐵筒與人之手也。或曰。其人曾褻樹神。故有此怪事。

吾鄉有朱氏翁。年週甲。為米市夥。其為人嚴以正己。和以接物。故人皆親之。每出行。遇有碍足之物。必去淨而後已。見棺槨之暴露者。必為掩蓋。一日。索逋至野。見破冢內有巨甕。白鏹滿中。翁恐目迷。方檢閱間。冢旁農人覩之。奔而前曰。此吾祖父墓也。方因雨破。汝徘徊其間。毋盜是中物耶。翁謝過曰。原物歸君。我未動毫釐也。農人識翁。故揮之去。而呼其兄弟子姪來曰。冢中不知誰氏物。露我目中。天其富我乎。盍共取之。衆皆合力起出。視甕中盤旋蠕動。皆毒蛇也。農人恚曰。翁先見此。而曰原物。戲

我實甚。我其還戲之。衆曰諾。共舁甕至翁宅後。俟其寢息。升屋撥瓦而傾之。翁夫婦躍起曰。天雨金矣。始趨避之。候雨定而後檢較。得數千金。家以是富。彼農人傾畢。負空甕歸。方自以為得計也。

或曰。金銀之氣。上屬青龍。蛇龍類也。故變幻及之。凡南方人家。蛇多者必富。殊不然也。昔某家有婢。聞空室丁當之聲。趨視之。梁上一翠色四足蛇。方吐錢着地。婢奔告主母。偕往觀之。蛇去錢存。僅十餘枚耳。異日。又聞房中錚錚然。婢探之。見翠蛇據床床頂上。吐錢盈席矣。又報主母走觀。則蛇不見。檢得時錢千餘文。婦以告主。其家本小康。意謂神欲益其富。盛設祭祀。自此蛇不復來。而家隨中落。

浙有諸生某。名宿也。久困場屋。在闈中。藝畢。詩成吟誦間。四鼓人靜。忽見青面獠牙。凹胸凸肚。一怪當面。生胆素壯。不甚懼。徐問曰。汝來何為。怪曰。我得一佳作。欲助有福者掄元。遍覓闈中。惟汝可。生曰。試誦之。怪曰。香油煎鱖魚。豆油炒干張。二語不甚佳乎。生曰。此孩童急口令也。若以為文。笑死萬人。且玷我聲名實甚。舉硯欲擊之。怪出硯筆點其額。不覺首肯。竟錄其詞作破。怪大笑而沒。以下皆已作也。錄畢。繳卷。若忘其事者。二三場悉盡心為之。受卷所不貼。謄錄照繕而入。是科座主。係名公卿。卷

落一同考官處。乃以翰林散館出為令者。亦自命不凡。閱此卷破題。不覺大笑。致頷頰振脫。張口不能言。僕扶入室。卧不起。座主與同考官有年誼。往候其疾。曰。老年兄素稱康強。何忽患此恙。房官以手指案上卷。笑容可掬。座主檢閱數過。不覺欽佩。曰。老年兄得此佳卷。何處不入彀耶。我將與副總裁共賞之。遂攜卷去。兩主司皆朗誦健羨。謂無出其右者。竟定解元。榜放。同考官之疾自愈。聞此卷發解。忍笑往見座主。曰。大人與職聲名從此掃地矣。是何言也。而可作解首耶。座主曰。文實佳甚。豈出老年兄門下。過作謙詞耶。房官曰。無論下文如何。觀其一破。概可知矣。主司共讀之。不覺狂笑。曰。我等皆自開講閱起。未及詳觀。承破至有此失。奈何。考官方全誦之。曰。文實高超。大人所取允當。無已。請召此生問明其故。易卷可也。監臨連召生來共詢。生始悟場中之事。以實對。考官曰。必魁星欲為是科光。故作此戲。不然。走馬看花之際。恐遺珠耳。眾皆曰然。

豫西沈孝廉名士也。以文會友。卓卓一時。忽患時症。頭痛身熱。醫以生軍下之。所下皆白膏。病痊而愚甚。至一丁不識。向之朋友來議論縱橫。孝廉殊憤憤。自亦不知其故。或曰。人能記憶。一切皆在腦。所下白膏。腦脂也。腦減則忘其所有。信如斯言。藥補

其腦當能復原矣。何以沈孝廉終身不復也。

某宮保

某宮保未達時。寒士也。賣卜浙之吳山。有鹺商某。武林巨富。生平喜風鑑。書無不覽。遇能者。俯首降心。專誠求教。故其術甚精。生一女。自視之。合封一品夫人。凡議婚者。必面相攸曰。非吾女匹。延至廿餘年。無當意者。戚友皆非笑之。時商行香。至廟遇雨。輿不得行。在廟間玩。過賣卜處。見公骨格非凡。又覩其旋馬而返。足跡印地者。皆中滿。商大悅。確信為大貴人也。詢姓名。年庚籍貫。知為舊族。已遊泮而未婚。齒又與女相若。曰。先生步君平後塵。亦屬韻事。但不如教學有相長之益。公曰。某異鄉人。此間無人相識。誰作曹邱者。商曰。先生果有意乎。我即主人。請以訓我子何如。公欣諾。商返具衣冠什物。延公使二幼子受業。閱半載。見其性情通達。學問書法俱佳。遂遣媒納為贅壻。未幾商卒。長子襲父業。渺視公而戲弄之。且不使諸弟入學。曰。何學焉。為公讀閨中。其夫人譏之曰。丈夫不能身自振發。而依親戚為事。妾亦何顏。公怒欲去。夫人曰。妾奉嚴命。相隨終身。豈有他志。然不得不勸夫子自立也。今夫子舍妾而去。將焉往。公曰。寒苦我命也。不能仰人鼻息。還我故人。任我所之。夫人苦留之。不可。竟

脫華服衣故衣。不名一錢。攜來時筆硯而去。行至嘉禾。無腰纏。不能前。止於三塔寺。仍舉舊業。卜案之。左有星士為人談命有驗。業甚感。日進制錢數千。因江湖同道與公往來。覺異於流輩。使書八字俾決之。曰。閣下當得一品職。若往北行。不久上達。吾推命多矣。決無錯謬。公曰。承君美意。奈無貲何。星士曰。是不難。吾自來此。積十餘金。盡以助閣下。十年後。無忘今日。則吾食報多多矣。公曰。誠如是。何敢忘。遂藉其貲。附糧船。達津門。貲用將盡。聞保陽有族人業茶者相識。謀往依之。至則其人已歇業南旋矣。皇皇失所。訪得同鄉數人。皆無力貲助。薦入藩署科房帖寫。日得數十錢。僅敷餬口而已。數月。瘧疾作。北方以此症無救。謀棄之。主吏憫公。以數百錢納懷中。乘其昏迷。使工人負出。置古廟廡下。時大雪壓公身。熱氣得雪而解。醒知其故。忿忿北行。至漕河。雪益大。不辨道路。撲跌入河水。僵不能起。河上有廟。老僧主之。方圍爐假寐。夢伽藍神告曰。貴人有難。速往救之。老僧開目。見河內伏一白虎。驚覺出觀。則窶人卧雪中。不知死生。不敢救。入室復卧。見伽藍神怒叱曰。出家人以慈悲為本。見死不救。禍且及汝。况救之。將興爾廟。老僧遂決救之。其徒與火工力阻之。不聽。喝往扶公入。去濕衣。溫以棉被。進薑湯而蘇。僧問行蹤。知為儒者。益敬之。為易衣供奉。卒歲。至春暖。

時僧謂公曰。先生功名中人。也此地無可發跡。我師弟主都中隆福寺方丈。王公大人皆與往來。請以一函書。及貲兩緡。送先生往投之。公欣然附車往。見大和尚。志高氣揚。非大衆比。謂公曰。既師兄書來。命侍者引入客舍。姑住此。以候機緣。公得住且住。雖饔飧無慮。而衣資無所出。衆僧皆喜公和婉。暇即聚談。日習見先生書法甚佳。曰。曷不於廟外售聯。則所需有着。公聽之。買者源源而來。日得數百錢。春服藉以告成。時皇太后許書妙法蓮華經百部。施舍天下名山。作大功德。上命詞林書式。呈覽不合。太后意有旨。旋命諸王在外訪善書者。王識大和尚。命書記僧作字進。愈不合旨。王無以應命。惟有責重大和尚而已。乃與衆僧謀。一僧以公對。大和尚哂曰。此不過賣春聯之字法耳。何足以當大任。僧曰。舍此無人。盍姑試之。不得已。使公書字。因王進呈。太后大悅。命延入王府。虔誠書經。功成之日。厚酬之。王自來延請。大和尚皇然失措。盛備行裝。送公入府。書經告竣。上請問合旨之意。太后曰。在廷諸臣。非無書法出其右者。第福分屋滿。即無功德。此人將來必為正直大臣。有功於國。故其書渾厚多力。可與一官酬之。上奉懿旨。召公見。欽賜舉人。以部費用。遇缺即補。時公以書召夫人。覆命曰。妾自夫子去後。心向空門。今已習靜。自維不能。

相夫子。如念結髮情。置媵可也。公思婦翁識拔恩。竟虛內閭。上信公之為人忠誠。樸實。一歲三遷。不及十年。官至直隸方伯。未幾。總督畿內。星士來見。為之延譽。獲重貲去。漕河老僧。時年八十。因公往祝之。文武員弁以公故。爭獻壽儀。又為倡修廟宇。規模宏大。且在彼立給孤獨園。隆冬。收養流民。通省咸置留養局。無饑寒之民。在其境。又開水田。通河渠。設橋梁。初。北人不習種棉。公聘南方男婦導之。作耕織圖。以進。上為題詠。當公作帖寫時。知吏之利弊。故官文書皆刻頒格式。使吏不能高下其手。又修復義倉。作義倉圖。均貼四鄉。以便賑濟。於是上下肅清。閭閻豐足。上益重之。入覲。詢公尚未有子之故。公以實情奏。上為降旨。召夫人。不得不來。以命服迎入署。夫人見公再拜曰。妾來應君命。然馬齒長矣。無生育理。僅能主內政而已。請納如姬。公不聽。上知之。以江南織造所進宮人賜之。生一子。上賢夫人之不妬。加宮保銜。命正妻為一品夫人。妾賜宜人。其子後亦為大中丞。薊斥曰。公之善政。所以結主知者。當不止此。不過依客所能言者記之。或曰。北方宮保諱觀承事。然覈公行狀及袁簡齋先生隨園文集所載。不合。意或鄙俗之事。節去以成體裁。或傳述失實。或未可定。惟小說不嫌荒唐。且歷言窮達。亦鼓勵寒儒之一

道也

黃大王

大王。豫人。前明諸生。生農家。性喜水。幼孤。母撫之。三歲時。母為人浣衣。從井汲水。兒在其側。嬉戲井旁。照見己影。躍入從之。母瞥見呼救。鄰人咸集。見兒坐水上。兩手拍弄己影。人見其不沈也。共異之。以繩懸入下。抱之起。至七八歲。母夫人又歿。其姑。漁家婦也。無子。養為己子。兒隨姑父母舟中。更以弄水為樂。其姑夫屢次教戒。頑梗如故。厭之一日。姑夫閒卧舟首。兒激水濕其衣。怒甚。以足蹬兒。墜河中。隨浪逐流而去。姑見之。急喊何殺我兒。不但絕黃氏後。我老何依。號泣不已。其姑夫曰。頑童無用。將貽後患。不如早絕之。夫婦口角時。下游一舟來。問故。曰。無傷也。離此十餘里。有兒戲水中。樂甚。無乃是耶。速往救之。猶可及。夫婦放舟下。果見兒在水中。抱大魚出入波間。其姑如獲至寶。扶之登舟而回。知此兒之不能容於其夫也。使受僱為人牧兒。放牛之際。見村童讀書。悅之。日往潛聽。師出入。屢見之。異其勤也。問兒亦解此耶。兒背誦如流。且講大旨無誤。師異之。告居停。使為學兒。受教益奮。不數年。入庠。居停以女妻之。遂家焉。其姑夫婦相繼亡。生無以為業。因設帳焉。秉資穎悟。無書不解。能剖晰至理。